

新

## 懷舊主義

文／雙月鳥 圖／謝慶萱



張望，但人的心，卻終究還是一種我們根本無從掌握的複雜。試問有誰，能夠對自己的心與思考下出絕對的命令呢？往往越說不去想的當下，其實便越是正在回憶；往往說不再在乎的時候，反而越是證明了其實從來就不會忘懷。需要提醒的平靜真的是平靜嗎？需要自我勉勵的安寧又是否是真正的安寧？我無法、也似乎拒絕去思考與回答這兩個問題。因為對能夠明白人生不應無止盡的回頭一個貪戀記憶與貪戀感動的人而言，只要擁有過去，那觸景必會傷情、睹物也必將思人。我還是無法由衷的承認時間的療癒能力，因為淡化不代表消逝或不存在、遺忘也並不能等同創口的痊癒。有的只不過是我們那份對自己「眼不見為淨」的催眠，或許，我們只是從開始就不斷的自我欺騙，並且試著藉此尋找出足以讓心靈寬慰的力量罷了……

迴的價值，但這其中畢竟滿是自己曾經走過的痕跡。難道就因為過程的殘缺，所以我們就必須堂而皇之的對過去的自己視若無睹嗎？人生不會一帆風順，而逆境之中，又豈會只有令人不堪的片段？那對於挫折和傷痛之外的種種美好，是不是為了往後的平靜與安寧，我們得要將之一併抹殺呢？如果這樣的邏輯也能成為「成熟」與「智慧」的可能途徑，那會不會，我們其實是頭也不回地在往冷漠與自私挺進？如果回憶的價值只在提供人們記取教訓，之後便彷彿利樂包般隨手可拋；過去的意義只在令自己感到快樂，而刻印著傷痛或罪惡的段落便只需加以漠視，那當我們割捨了這些之後，即使能夠心無旁騖的大步向前，繼續延展光明美好的人生，但這樣的人生，又還剩下什麼呢？

就算不願意去承認，但不管任何時候的自己，其實都是經過在那之前的種種經歷所形塑，才會到頭來組成當下呈現在人前的這個模樣。因此我們勢必得要學著跟過去的自己和諧共存，而並非是將之當作教訓的容器，或看做是一個讓自己獲取體驗、欣悅經驗的遊樂場。因為這樣不僅過於自私，同時也未免將「回憶」與「記憶」的意義，一下子大過於往膚淺的層面帶近了……換個角度想，雖然不停地腳步、筆直向前邁進的生活態度確實積極可取，但假如回憶快樂的過去是為了使人「能夠累積對生命喜悅的體驗」、回憶痛苦的記憶是為了讓人「能夠更珍惜過去與未來的快樂」，那不時停下腳步回首觀望的人生，儘管積極度可能不足，但從認真過生活的深刻性來說，卻應該也不失為一種帶有飽滿情意的生活方式才是。既是如此，又何必要時時刻刻讚揚著「割捨」抑或「忘卻」的好處呢？裁剪過的枝條儘管整齊美觀，但卻終究並非它真正的形象，並非它所真實想要傳達給世人的全貌。對著一個虛假的外表稱頌其如何精彩，表達其如何展現生命獨有的活力之美，在找不到貼切的詞句可供形容的片刻，或許我只能惶恐的，將這種行為一概以「愚昧」統稱。生命之所以美麗，其本質並不在「裁剪」所帶來的未來，而應是一種深邃地發聲，從其過去所一再累積的能量之間。是故相對於刻意無視過去的悲傷，同時試圖藉以換取更多未來喜悅的人為造作，在受到觸動時沉溺於對過往的回憶，其實，反倒更像是一種順應於人性的必然……

人之所以快樂，是因為動心深刻；人之所以傷痛，仍舊是因為事物或人物的入心與觸動甚深。我們可以理解人類因傷傷所引動的自我防衛機能，這是為什麼多數人會選擇以超越傷痛來接替未來的原因。但念舊的人始終無法諒解，為什麼在Save與Delete之間，會有這麼多人願意選擇那個令一切事物「再也不存在」的Delete指令？人世間最傷痛的事，難道不就是不會再有機會挽回與繼續的「再也不能夠」嗎？就算回憶是悲傷的、就算可能不堪回首，但對於一件已然無法再挽救的過去、對於那個在過去裡可能擁有過深刻喜怒哀樂的自己，如果就這樣將之從生命之中刪除，會不會，反而是另一件更加值得感到悲傷的事情呢？

我還是相信，阿Q般的自我催眠，並無法為傷痛帶來真正的平靜；我也還是同意，人生並不會因為割捨了某些東西而變得更加豐富。既是如此，那麼頻頻回頭去凝望與低迴自己的人生，又有什麼不可以呢？我們總是得要學會與所有的自己和諧共存！因為不管是幾歲或幾元幾年的自己，其實都是在認真用心的痛哭與歡笑之間，為了將來能變得更好的自己而付出了努力。

**時**間到底能不能沖淡過去，雖然很殘忍，但我想答案是不能。它充其量只能在重複的平凡裡，讓人找到鎮痛的力量，就像一顆普拿疼的短暫安定，在舊傷被再次觸動以前，讓我們在自欺欺人的遺忘裡，找到一瞬可以緩緩入睡的片刻。但，藥效終究會退。當傷痕又開始牽著知覺轉動，其實，那才是真正令人深深體會到痛楚的時候。

人類雖然善忘。但相當弔詭的，其實卻又將記憶的火種好好地保存著。只要輕輕一點火花的挑起，便馬上又會半自願的被捲進了當時情境的層層烈熾之中。就這樣，反覆在無盡輪迴的熱度之中來来回回，到頭來不僅沒有忘掉想要遺忘的種種，反而是借著火光的映照，讓它們在自己的記憶之中愈發鮮活。由於自己也是這樣的人，所以總在燃燒與燃燒的片刻之間如此自問。問著自己是否會感到疲倦、也問著自己為什麼要一直這樣下去……但我卻始終沒有足夠的能力回答自己！因為就算我多麼瞭解這其中的矛盾無理、就算我多

能夠明白人生不應無止盡的回頭一個貪戀記憶與貪戀感動的人而言，只要擁有過去，那觸景必會傷情、睹物也必將思人。我還是無法由衷的承認時間的療癒能力，因為淡化不代表消逝或不存在、遺忘也並不能等同創口的痊癒。有的只不過是我們那份對自己「眼不見為淨」的催眠，或許，我們只是從開始就不斷的自我欺騙，並且試著藉此尋找出足以讓心靈寬慰的力量罷了……

「足夠了，已經過去了！」、「為什麼要這麼想不開呢？」、「人生要往前看啊！」對於無法輕易與過去切割的思考模式，一直以來，耳邊總會聽到如此恨鐵不成鋼的好意勸諫。只不過在別人無法理解為什麼要一再執著於過去、一再裹足不前地沉溺與浪費生命的另一面，深陷在痛苦之中的人們，其實也不住地對規勸著自己的聲音們感到疑惑。因為他們始終無法瞭解，為什麼這些人能夠如此輕易的割捨自己的一部份生命、能夠如此棄之如敝屣般的對過去不再掛念與回首？儘管，一段傷心的記憶，並沒有足以令人仔細低

## 全民英檢秘笈

■郭岱宗（英文系副教授）

Take A Field Trip!  
踏青去！

## 一、題目

- A : Did you go anywhere last week?  
B : Yup! I (1)去 Yang Ming Mountain. It's on the (2)郊外 of Taipei.  
A : I know there. (3)有一次 I went to an (4)有機農場 there and saw lots of (5)豆子, (6)竹筍, (7)南瓜!  
B : (8)我過去的那家農場 (9)種了 lots of (10)海芋.  
A : I also loved the (11)杜鵑花. They (12)有 different colors: white, pink, purple and (13)紫紅色.  
B : (14)我們要不要 go there again? You bring your family and I'll bring (15)我的家人.  
A : That's (16)太棒了! (17)我們怎麼見面?  
B : Nine o' clock, Saturday morning.  
(18)在淡水捷運站的對面!  
A : We'll be there on time!

## 二、答案

- (1)went to (2)outskirt (3)Once (4)organic farm  
(5)beans (6)bamboo shoots (7)squash (8)The one I visited (9)grew (10)calla lilies (11)azaleas  
(12)come in (13)fuchsia (14)Shall we (15)mine  
(16)fantastic (17)When and where shall we meet (18)across the street of the Tamsui MRT terminal.

## 三、解析

1. 郊區（可近可遠）：suburb  
一個都市的邊界（緊鄰）處：outskirt  
2. 南瓜有兩種  
squash：台灣常見的、較細長的南瓜。  
pumpkin：北美常見的、又圓又扁的南瓜。  
3. 竹筍：bamboo shoot  
蘆筍：asparagus  
4. " Shall we... "：「徵求別人意見」之建議  
5. 所有格+受詞=複合所有格  
例：your book is new ; mine is old.  
6. 「有」常見以下的用法：  
a. 有生命的：have  
例：I have a great tennis racket.  
我有支很棒的網球拍。  
b. 無生命的：there is  
例：There are lots of azaleas on Tamkang campus.  
淡大校園有很多杜鵑花。  
c. 產品：come in  
例：(1)They come in only size 9.  
他們這產品只有9號尺寸。  
(2)The tables come in different heights.  
我們的桌子有各種高度。  
7. family可作為「一般名詞」和「集合名詞」；集合名詞永不加's'。  
a. 一般名詞：There are 10 families at this party.  
這派對裡有十家人。  
b. 集合名詞：You are my family !  
你們是我的家人！  
8. 「地鐵」有以下稱呼：  
在台灣捷運：MRT (Mass Rapid Transit System)  
在北美：bart  
在歐洲、加拿大：metro  
在香港：subway  
9. terminal：終點站

## 四、中文

- A : 你上禮拜有去哪兒玩？  
B : 有啊，我去陽明山，就在台北。  
A : 我知道陽明山，有一次我去那裡的一家有機農場玩，看到好多豆子、竹筍、南瓜！  
B : 我去的那家農場種了好多的海芋！  
A : 那裡的杜鵑花好美！各種顏色都有，包括白色、粉紅色、紫色、紫紅色！  
B : 我們再去一次好不好？你帶你的家人，我也把我家人帶去。  
A : 太棒了！我們怎麼見面？  
B : 星期六早上九點，在淡水捷運站對面。  
A : 我們一定會準時到達！

## 校友動態

楊淑慧 將前往加國深造

大傳系校友楊淑慧（76畢），目前就職於漢聲廣播電台，擔任節目主持人、廣播劇配音員，曾獲得文建會優良廣播文化節目獎與新聞局社會建設獎，現在本校大傳系開設聲音專題及廣播節目製作課程，深獲學生喜愛。興趣廣泛的楊淑慧說：「除了廣播之外，我也想學習不同領域的專業知識」，所以她計劃於本學期結束後，前往加拿大繼續修讀管理課程。（林靜旻）

## 學海聲音

翁永山 捨不得說再見  
軍訓室中校教官翁永山上週退伍，揮別朝夕相處19年的淡江校園。畢業自本校，又在校服務這麼多年，他說：「真的好愛淡江！」對於天天看山看海的日子，和淡江的人情，流露不捨之情。不過，他表示擔任西語、大傳、德語等系教官多年，在百貨公司、飛機上甚至帶團到英國都遇得上本校學生；師生情誼長長久久，令他感覺很窩心。（映秀）

## 馬路消息

郭展宏 當選全台港澳學聯主席  
△資管四郭展宏，於日前獲選為中華全國在台港澳大專學生聯合會主席，他表示：「能夠受到全台各大專院校港澳儒生代表的青睞，感到相當高興，未來在主席任內，將舉辦包括旅遊、營隊、台灣各學校簡介等多項活動，讓更多的港澳學生能踴躍來台深造。」（符人懿）



校友寫真

榮獲周大觀文教基金會第9屆全球熱愛生命獎

## 輪椅天使李克翰 不向命運屈服 越活越精采



（記者邱湘媛攝）

【記者林筱庭專訪】「得到這個獎既高興又驚訝，我的努力只是恰巧有人知道，比我更辛苦與生活奮鬥的人，還有更多更多……」甫獲得財團法人周大觀文教基金會第9屆全球熱愛生命獎的李克翰謙虛地說。

就讀本校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的李克翰，眼神散發出自信與魅力，說話時神采飛揚，很難讓人想像，年前他所經歷的痛苦。當時的他就讀本校公行系，還是位叱吒風雲的熱舞社學生，在一次騎車返校途中，被一輛闖紅燈的小發財貨車由側面追撞導致癱瘓，雖然他很幸運地沒有變成植物人，但癱瘓的命運，卻比植物人還要生不如死，失去行動能力的他，哭泣，是他唯一能做的事。

那段日子他沉悶、低落，世界從立體的三度空間，萎縮成單調的天花板平面，沒有人幫忙就無法更換姿勢的他，日日沮喪地面對天花板發呆，腦中只有一個想法：「完了，這輩子什麼都不能做了，我已經廢了。」乏味無助的日子，李克翰一心渴望生命的結束，在某個深夜趁著護熟睡，他扭頭咬破恰巧掉落在枕邊的乾燥劑，吞進一些粉末。然而尾隨粉末而來的不是死亡的寂靜安穩，

而是乾燥劑侵蝕咽喉的痛苦，胃臟開始痙攣，他不住地噁心嘔吐，死亡的折磨讓李克翰開始掙扎，床架因翻動而嘎嘎作響，吵醒一旁看護，叫來醫生及護士，緊急送去洗胃。餘悸猶存之際，李克翰才終於打消結束生命的念頭，認真思考未來的日子。

但讓李克翰真正決定要為接下來的人生好好奮鬥的，是他看到家人哭倒在面前，及他那群學校死黨輪流在病床旁給他的一頓好罵：「這麼大的事為什麼只選擇沉默、絕望、逃避，知不知道這樣對大家都很殘忍？尤其是天天以淚洗面的家人。」這一頓當頭棒喝，讓他徹底醒悟：「我必須堅強，既然死了，就活下去。我不能讓全家人擔心自身的癱瘓，還要忙著照顧我殘破的心靈。」於是，他擦乾醒來後的淚珠，決定永不放棄，一方面更加積極持續治療、復健，一方面決意返回校園重拾課本，並且隨時提醒自己：「如果可以多活一天，希望自己每一刻都可以活得更有價值。」

李克翰總是說：「家人對於我，總是無怨無悔的支持與照顧，這是我活下去的根源。」他感恩家人的付出，然而他也說：「如果下輩子仍舊坐

輪椅的話，希望他們不要再做我的父母。」言語間流露出對父母的感激與虧欠，他謝謝他的家人，卻也無法造成他們的負擔。李克翰的人生雖曾遭遇困境，但對他來說，這就像是不小心狠狠跌了一跤，拍拍褲子、咬緊牙關，重新再出發，未來的難關仍舊可以迎刃而解。他總砥礪自己：「痛苦，從來不會消失，只好把吃苦當吃補，每一個痛苦的瞬間，都是為了更強壯的未來。」

回到校園，他開始投入各種公益活動，越活越堅強的他，開始擔任中華民國無障礙發展協會志願輔導員、本校盲生資源中心輔導義工、蝙蝠網路電台首任台長、學生議會議員、議事長，直至仁德醫專、永平高中、石門國中等學校生命教育中心分享生命故事，於2003年出版《醒來後的淚光》一書。

夜深人靜時，回想這個改變他一生命運的車禍

及一路陪伴他的親友，他開始思索他能為這個社會做什麼，有感於台灣一直缺乏專為身心障礙者服務的心理諮詢師，於是他在下定決心報考教心所，並於去年順利考上。他說：「當時受傷沒有經歷有效的心理復健，全靠自己調適及親友的支持，一路跌跌撞撞走來很辛苦，如果當時能有專業

的諮詢就好了！」他希望未來能成為心理諮詢師，為身心障礙者提供更多的協助。李克翰正努力地往這條路前進，今年7月他將至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復健部心理治療組實習，往自己的夢想更向前跨進一步。

受傷之後的李克翰，對旅遊的熱愛仍是不減，平

日他總愛約三五好友到處旅行，他早已環遊過台灣好幾圈，印象最深刻的是有次在淡水白沙灣，朋友一起開找來氣墊船，硬是把李克翰扛上去，還沒坐穩一陣大浪就迎面而來，船翻了，李克翰也隨之落水，起開的朋友嚇得臉色發白，因為癱瘓的李克翰根本無法游泳，所以朋友慌張地在海裡四處找尋他的蹤影，倒是那一副氣定神閒的在海中閉氣，因為他認定朋友們一定會找到他，對於朋友，李克翰總是非常信任的。他將來還計劃跟好友或父母亲到日本及新加坡旅遊。

下週（22~24日）李克翰將與來自全球各地另外19名得主，共同領取周大觀文教基金會全球熱愛生命獎，他積極向上的人生觀，正潛移默化地影響周遭的朋友，他期許自己也勉勵大家：「希望每一分每一秒，都可以活得更有價值。」

給媽媽的一封信  
—一個站在背後的偉大女人

這是一篇無法一次完成的文章，與其說是歌頌母親的偉大，更不如說是盡顯媽媽的心酸來得更恰當。

總是有人叫我給媽媽一句話，我想了很久才發現，原來我想告訴媽的是：「下輩子如果能夠選擇，請您不要再當我的母親了，如果註定，我還是要坐在輪椅上的話。」這幾年來，我看見一個殘障兒的母親，有多麼的辛苦，必須付出多少的耐心，和時間以及體力，只為了希望能夠換得當自己離開的那天，這個殘障兒能夠有活下去的本事，而我的母親是一個標準的寫照；還記得，得知我終生癱瘓的那天，媽媽就辦理提早退休，希望能夠多點時間守護在我的身旁，我不只一次利用假裝睡覺來製造媽媽坐在床邊哭泣的時間，也不只一次在三更半夜被爸爸和媽媽叫醒，只為了喝下遠從台灣某處所求來的符水，雖然這些對媽媽來說，不覺得是個辛苦或是個負擔，但對我而言眼裡只有不捨和心疼。



回到學校也有一段相當的時間了，這段時間好強的我，一直堅持不願意和家人住在一起，總希望這個殘破的身軀和不時發作的合併症，不要再一次觸動全家人不愉快的記憶，雖然媽媽不只一次的說，如果我們一起住就可以幫上我更多的忙，但其實，她給我的已經是我最需要的，那份源自於DNA所散發出原始的溫暖，和讓我放手去做背後無限的支持，一直都是讓我走下去的動力；當我需要幫助的時候，無論

，我都是讓她來照顧我。

媽媽在哪，手邊有任何的事都會不顧一切的出現在我的身邊，當我的情緒有一點點起伏變化的時候，敏感的她總是能夠第一個察覺，對她而言，我的一切就是她的一切、我的未來就是她的未來，我的成就就是她得到滿足最大的動力，而她的生活卻繫著我這個殘障兒的一舉一動。

我真的無法一口氣用一筆支、流一次淚用一整天去回想、去描寫以及去感受媽媽對我付出的一切，我想，這一生我再怎麼做，再怎麼努力，都沒有辦法給媽媽任何一點的回報和安慰，雖然我的傷害是一場意外所造成，但是她卻將所有的責任以後果，全都攬在自己身上，請容許我停筆，我真的不願意再繼續寫下去，繼續去描寫我對這位偉大母親的感受，因為如此脆弱的我，真的無法再承受下一波這位母親偉大浪潮的襲擊。

滿懷感謝及溫暖的殘障兒 克翰